

三叶 San Ye Sui Bi Cong Shu

随笔丛书



【韩国】许世旭 著 移动的故乡 移动的故乡

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
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
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移动的故乡

移动的故乡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移动的故乡

【韩国】许世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移动的故乡 / (韩) 许世旭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3733-9

I. 移… II. 许… III. 散文—作品集—韩国—现代 IV. I31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390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5.00 元

自序

双栖性,就我而言,是相当宿命的。

我本是韩国人,早年开始写诗,又是立志读书的,而负笈渡洋,留学就读于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留学第二年(1961年)的早春,我所习作的中文新诗,幸被《现代文学》登载,再半年之后,我的中文散文,又由谢冰莹老师荐给《作品》发表,这样子虽在台湾文坛报了名,却违反了古董学府的规矩。从此,在学府里,专攻古典诗学;走出学府,戏搞创作。右手新诗,左手散文,而这种跨国度、跨本业的孽缘,终生难以摆脱。

学成回国,已经三十五年了。天天说的、写的、看的、听的,以及思考的,全是祖国的,而国人戏称我是“中国奴”。三十五年来,我因开会、讲学、旅游,经常往返中国大陆和台湾,这十五年来扩展到中国大陆的僻远角落。每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与老

友瞎扯胡说于夜市小摊，或划拳醉饮于南北小馆，若不是我自称“高丽棒子”，恐无人指我是老外。

我的中文散文，是韩中“混血儿”，借中国的文字和风格，抒写我自己高丽的情怀与日常的体验，而我只是行云流水的脚步，如果遇到山就写山，遇到水就写水，不必强求主观，也不是硬要现实，更不是匕首投枪，只要不离人间就足也。但我要说明几点：写散文须溶解诗情画意，她的语言，不必热烈，她的色彩，不必浓艳，最好保持温暖，保持明亮。

我的散文的题材，原是没定，而较欢喜故乡，为了守护故乡，坚持反文明、反机器，也许是我处在文明最炽烈的尖端之因吧。本书《移动的故乡》所含的近六十篇，是我投入中国散文界四十多年的结晶，也是我自选的分身。

许世旭

2003年3月

目录



自序	001
----------	-----

第 1 辑 白飘飘的棉裙

一棵树	003
藏在衣柜里的	005
映窗	009
美丽的堡垒	012
串情的绳子	016
柏油路上	018
无机性眷属	022
光线	026
养草记	029
小狗与录音带	032
回家做客	035
走廊上的过客	039

满月	043
门里人家	047
五个青柿子	050
新月西沉时	054
白飘飘的棉裙	057
移动的故乡	060
送辞	064
再也移不动的故乡	067
一寸与二寸之间	071
一块咸鱼	074
村祠月色里	078
春望	081
山路曳杖声	084
原点	088
祖国	092
窝里的笑声	096
山影倒卧时	100
我是雪的右派	103
租用马车	107

第2辑 城主与草叶

缘灭	115
城主与草叶	119

房客	123
风雪八千里	127
诗季与散文季	131
仓廩生涯	135
读地图	138
城中有岛	141
主客	145
所谓现代	147
我的浪漫主义	150
疲惫的东方	152

第 3 辑 台北是一只云雀

雨中	157
避难	159
音乐之车	162
岁鸟日记	164
悼音乐车	168
“新乐园”时代	171
倦鸟觅食记	174
台北是一只云雀	179
一灯一床	187
火鸟的再生	190
蜻蜓,留步!	196

mbH16/05

月下书	199
——怀台湾60年代诗坛一角之七快事	
我的台北仍是二十六岁	203
小一条母船	206
他该是不惑之年了吧?	211
台湾老家	215
——地牛翻滚之后	

第 1 辑

白飘飘的棉裙



一棵树



Y I D O N G D E C U X I A Z C

有一棵树，今天横死了。

那一棵树，长在邻家的后园，我的书房正对着它。我和它之间，有一道砖墙隔着，每天我呆坐在这里的窗口，可以望见一角澄碧的天空和这棵引颈高伸的丰满的树。

我常想：那棵树，虽然是人家的；但实际上，它好像是为我而存在。

这棵树在木材商看来，并不怎么有价值；在画家看来，并不怎么美丽，只会向天空蠢长，可能是属于杉的一种。究竟是什么树？我不知道。反正在我家里，连半株草木都没有，真像不会涂口红的乡下姑娘一样，因此我很爱它。

黄昏，当树影倾泻入我的窗内，我不知不觉走入了如淡云般的梦的世界，然后再由那里回来，那时绿色给我的

是轻快的闪烁的眼睛，自绿色中放射出来。就这样我徘徊于梦与醒之间。

每次我瞪视那棵树，它明明没有传给我什么；但有时我却觉得胸中充满着、蕴藏着很多关于它的感觉，这棵树虽然在人家的后园，而实际上却是在我心的中央。它做了我对面的朋友。

今天清早，我还没有起来，仿佛听到一男一女的对话：

“你没有听见陈文娘的话吗？”她说：“这株树风水不好，每逢吉事必多魔，这次非砍掉不可了。”

“可是，一砍掉，后园就糟糕啦。”

“什么？一棵树究竟有什么必要？快砍快砍！”听语气，那女人的主意是下定了。

我内心里感到莫名的难堪；但我知道我是无能为力的，我怎能干涉他们去处理自己的东西呢？

五分钟后，“砰”的一声，完结了那一份内心的感性。

我无处发牢骚，无人可以怨恨；只浪费了我的情感，我真是太傻太痴了！

在红日灿烂之下，再抬头望我窗前的蓝天，我看出了命运的苍白。

——唉！过去我怎么不曾看见这一道砖墙的界线呢？

1961年8月

藏在衣柜里的



YIDONGDEGUOXIANG

005

不知不觉中我渐渐拿到了社会与学院所赋予的估价单,贴在我这个憔悴的面孔上。正如不想增年龄,而渐增年龄一样;却由小弟的称呼,改为先生,又由学弟,晋为学长。

十年来,在这种阶段中一步一步匍匐的时候,或被人一层一层堆上的时候,我的衣柜里,年年却添置了一堆花花绿绿的领带。衣柜里披挂的,共有二十七条,连带我的裤腰上现被充当皮带的,为捆旧书而被充当绳子的,都算上的话,整整是三十条之多,比我开始结领带的年龄,多了两倍有余。按它的“国籍”而言,也相当可观,包括韩、中、日、美、法等。它的进口,除我亲自进口的七八条以外(可能是八条,因我没有它的账簿),都是由人家赠送来的。

我有二十几条人家送来的领带,就是说欠了二十几

次温暖的情谊。如果说把这些捆脖子的绳子，紧紧地在领子口结个结，才能算是还债的话，仍然还是欠了十几个人的心债。我常由于这些心债苦恼，但一直不能那么“博爱”地轮流宠爱它们。一因捆脖子的机会根本不多，二因我没有用我所讨厌的花纹的雅量，三因我不能为这一条领带而定做能配它的西装。将这些原因归纳的话，不外是职业上的、兴趣上的，甚且是经济上的。

我以为不用那些领带，是没有错误的，但“对不起”他（她）们的心情，却老盘桓在我的心中，也许当我每天拉开衣柜，挑选它们的时候，我每次都涌出这种负责人的歉疚，甚至恐惧。

恐惧是从此来的。因我已记不清楚哪一条是哪一位送来的，像个临考的学生一般苦思着，而仍然不能逐一记清谁送来的情意。有的或可猜测到一点，可是不一定正确。我不爱用的那些，不知不觉在衣柜里褪了色了。

我摸一摸，又翻一翻，面对着它们，好像一些在火车里向我送过微笑的不知名的少女一样地仍然记不出，终于我沉重地关上柜门。现在只以舍不得丢掉它的爱惜来维持着。但将来多了几倍的时候，我将怎样保管它们呢？不管麻烦到任何地步，我还是要保管的，因为它们的每张脸孔上都沾着几分的情意。虽然记不清是谁送来的。

十年前，大学一毕业，就在祖国某所高中教过一年多的书。当我领到第一次薪水的时候，简直是欣喜若狂，以为人家所没有过的奇迹，只有我才这般地享受。当夜我就其教导我的老师以及爱护我的几位长辈，怎样表示谢意，屡思研究。思索到半夜，才决定买几条高级领带分呈给他们。既见决定，觉得很有意义。尤其用我第一次的薪水来买的领带，让我最尊敬的师长结在脖子上多好。第二天就

上街,绕了所谓“一流”的百货店好几趟,花了整整半天,又花了我薪水的三分之一的钱,买了六条领带。记得那天我像是初恋少女一样拥抱着高兴的心情,几乎使我胸膛跳个不停。我特地买了高贵的花纸,包了又包,终于分呈六位师长,有的贴邮票投进邮筒,有的直接拜访呈送。

每有机会碰见这几位师长,特别注意看他们领子上的领带,而却看不到曾经花了第一次薪水三分之一的领带。一次又一次,仍然看不到。当初自我勉励地等待下次的机会,而不但没有发现它,却增加了一种淡泊的失意。

后来我学会一种健忘,而是属于勉强的。只是记得曾于那天下午,邮寄时发作轻微痉挛过的少女般的手指,以及还有“砰”——一声被掷落邮筒里的清脆的声音。

我的六位师长,也许为我所呈送之领带,正陷入和我一样的苦恼中,或许是给他下女充当围裙的带子,也是说不定的。

我现在所爱系的三四条领带,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人所送来的。送东西的时候,任何人都贴上一颗心。但过了一段时期,它不过被人家看作是一堆物质而已的。情感,往往呈现抛物线的状态,物质更是一张机票一样地,用完就成为废物。

照理来说,不管如何,我应该用好友送来的它,而每天用的,是不一定为它送来的人而结的,而是看它花纹而结的。我知道每天我所结的是称为“领带”的物质,而不是结它身上沾濡的情意。如果把那些有色度的物质和有深度的情意,一起结上脖子多好呢?不让我把那些更有香味儿的人情藏在衣柜里,老在盯视我的良心。这是一种背恩;又是永远还不清的心债。

记得我于八年前离乡背井时,妈妈亲自添给我行李



上的那些棉布的手帕、内裤等等的播着浓厚的妈妈体味的东西。我早已不用它,不仅是不用,却在忘记。它们已经变黄的几条手帕,一条一条地叠在衣柜里,幸好没有被蟑螂咬坏。

唉!这几条棉布手帕,说不定用妈妈五十年前的嫁奁来缝制而送给远行的儿子。从它可看到油然淋漓的慈爱,但我已幸蒙所谓“文明”的福,早以麻纱、的确良代替它了。战争以后的我们,尽量追求方便,一切的价值,是看方便不方便而决定的。

妈!很惭愧!我身上所穿所带的是除非您所生下的胴体以外,都被机械的产品所包围了。我的整个皮肤,已经没有一处能接触到您的手痕。

还有,还有那些更使人想念欲绝的小东西——已经打不着火的打火机。它是藏在抽屉里的。它虽然失去了打火的机能,却仍然舍不得丢掉的,因为它占有我和另外一个人的长长的历史。

每逢礼拜六因所谓“土曜病”沉闷的时候,我便去查看衣柜里的、抽屉里的——从领带,翻阅着模糊不清的许多面孔;从手帕,祭着被文明淘汰的母爱;从小打火机,听着苍绿绿的故事。

我对不起被我藏在衣柜里的、抽屉里的。但是其中的一些,将由我剩下的生命,带到这一旅程的终站。

1968年2月·家母生日